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活無常

不淫從來先受禍，節遭悍逆欺凌；見危致命不改心，任隨冤孽婦，自有鬼神伸。榮陽東鄉王汝弼，家小康，數代好善，汝弼亦樂於施捨。因讀書未第，棄而業醫，常有濟人之心。為人心直口粗，說話不離爹娘，開腔就是老子，因此少人請他。娶妻周氏，生二子，長克勤，次克儉，讀書發憤。但克勤好喂雀鳥，汝弼常責不聽。周氏以子聰秀，對親務擇大家，所以廿四猶未講成。克勤立志讀書，亦不為意。

時城內有饒天順者，家資富足，女名巧蓮，人材雖美，但嬌養成性，少知婦道。因擇婿太過，廿三猶未字人，其女似有怨言，他父聽得急欲嫁之。聞克勤發憤讀書，令媒去講，周氏喜允。汝弼曰：「不可，他富我貧，門戶不當，況他尚在擇婿，今俯就而來說合，乃人大心變，欲急嫁耳。」周氏曰：「結親攀高門，況是大人女，規矩禮法比人好些，這親結成，就是眉毛也長三寸，你還好高嗎？」汝弼曰：「他雖富豪，乃大利起家，非世族可比，有甚規矩禮法？不聽我言，後必追悔。」媒人又言女子美貌，嫁奩幾千，喜得周氏手舞足蹈，那由丈夫作主，一口應承。及過門來，果然脾性乖張，嘴巴尖利，女工不做，一味打扮。汝弼叫妻教訓，周氏以媳初來，不好開腔。

克勤原是志氣男子，見妻半年不做活路，反要婆婆服侍，每夜教訓。饒氏大不耐煩，因曰：「都是你窮背時，自己作苦！我媽原講送個丫頭來，你家又捨不得那碗牢飯，我又未學，叫我如何做？」「克勤曰：「賢妻呀，娘家之勢不可恃，娘家之富不可靠，千很萬很，自有才很。倘若窮了，向娘家多借幾回還要受氣；就是家富，也要勤才能保。自古王后猶然刈葛彩蘋，親蠶自織，那有全然不做之理？況討媳原為替手，今反要媽服侍，於心安乎？忍乎？」饒氏從此雖然動作，總是打東西，以泄其忿；公婆講他說一還十，丈夫教他臉嘴，一家都要欺著。克勤幾回發作，周氏又來勸住，兼之饒氏在娘家日多，只得忍耐。

一日，饒氏回來，娘家打發許多飲食，克勤把細糖煮貨、乾雞臘鴨各樣拿些奉與父母。饒氏見了罵曰：「那個天膽敢拿我的？你們窮鬼都要玩這些格，吃了怕要癩痢！」汝弼曰：「你的吃不得，你又是那個的？到底是不是我媳婦？」饒氏曰：「是你的媳婦，就該拿些好酒好菜來供養，怎麼還吃我的？好不講臉！」克勤抓著幾個耳巴，饒氏就要與夫撞死。克勤一陣亂打，饒氏哭天罵地走去跳水，見無人救，假意跳入田中。克勤氣急，拿棍把他入泥中。饒氏吃了兩口水，一翻爬起，抱棍罵曰：「砍腦殼的！當真要把我淹死麼？」遂上田去投娘屋。克勤抓著，提起雙足倒拉回屋，還未進門，拉得衣破皮爛，痛苦難當，喊曰：「老子呀！我不敢了！饒了我罷，我自己走！」克勤不聽，硬拉進屋，問曰：「你罵不罵了？」答：「老子呀！我不罵了！」問：「你潑不潑了？」答：「老子呀！我不潑了！」問：「你做不做工了？」答：「老子呀！我情願一天做到黑了！」克勤指著罵道：

罵聲賤人真可惡，憂得老子氣難出！
虧你爹媽稱富戶，才是一個守財奴。
養出這宗不孝女，性子橫得像毛驢。
三從四德不清楚，禮義廉恥一概無。
女工針黹全不做，只知穿紅與著綠。
好言教了千萬數，拙起肚子似母豬。
為人養兒接媳婦，原望老來得享福。
自我討你狗賤婦，親當路人都不如。
說你一句還十句，一張嘴巴噤哩咕。
一家大小都逼住，每日衝進又衝出。
今日散糖原愛汝，將你孝心來表錄。
蠢婦動口就咒詛，這樣忤逆世間疏。
你夫讀書知事物，志氣堂堂一丈夫。
怎容逆婦把親忤，定要把你狗命誅！
這回權且饒過汝，看你臭腸改也不。
倘若潑性還如故，再來抽筋食你肉！

饒氏從此脾氣果好，一天規規矩矩，勤做女工，再不多言，一家倒也歡喜。那知此婦又悍又狡，外面裝得光生，心中實在痛恨，到娘家偷付蒙心藥與夫吃了，從此克勤便成癡呆，不知事故，猶如廢人，反要在饒氏手中討吃。汝弼見子癡廢，用心醫治。饒氏不與藥吃，反罵公公醫壞，朝日吵鬧，比前更橫，使夫如奴役，母若姆，汝弼時常憂氣，埋怨周氏。

一日，克儉吃酒，帶了哥哥荷包，饒氏知道，咒罵難堪，連先人都呌了，還要拿棍去打。汝弼大怒，罵曰：「你這惡婦！太橫得莫樣子了！么叔就算不是，為甚罵我先人？我今日把你打了，才去首你！」即尋棍去打，饒氏抽身進房，再不做聲。次日汝弼看書忽睡，饒氏暗拿剪刀將汝弼鬍子剪下，跑進房去。汝弼醒來，驚曰：「害了，這還了得！」叫周氏：「快來幫我把這逆媳打死！」見門已閉，喊周氏打門。饒氏將須藏好，高聲罵道：

罵一聲災老漢，做些醜態真難看。
我講你不像人，披毛戴角是獸禽。
你總想來燒火，幾回暗地拉著我。
我都還看天命，未曾打你扒火棍。
你就該存天良，改個肚子換個腸。
那知你不認好，一心總想吃倒草。
還刁起一家人，個個把我來欺凌。
饒家女你去問，行得端來坐得正。
你還要把我壓，逼住都要把灰扒。
今日裡見無人，把我拉著就要橫。
我才把主意打，剪你鬍子一大把。
你還要氣性大，反在門外糊亂罵。
我有須作憑證，任你今天來拼命。
我不信蛇是冷，定要陪你滾兩滾！
我偏要開了門，你不進來不算人！
門打開你不來，未必此事就下台？
我回去告爹媽，要你龍神會搬家。
我還要把人喊，你屋不夠掛煙桿。
到你家來面理，角孽告狀都陪你。

不怕你會喊冤，班房都要你坐穿！
任憑你把我首，自己夾屎不知臭。
你才知饒家女，不是好惹母老虎！

汝弼忽聞此言，氣得臉青面黑，開不起腔。饒氏便要回去投人，周氏拉著勸曰：「千萬是那背時老漢不是，怪不得你媳婦呀！你要看娘的面，把這河水放了。」饒氏見有人轉彎，便曰：「既是婆婆講情，為媳應允就是。哼！不是看婆婆的面，要你災老漢不得下台！」汝弼心想：「我一世英名，卻被此婦喪敗，如今遭冤枉，怎好出門見人？不如自盡罷了！」周氏勸曰：「老爺不可，你若死了，知道者說他誣你，不知者反說你果有此事，是醜死的，定要背個惡名。聽得省上醫術好行，何不把須剃了，進省行醫，不過半年，將須養好才回，誰人曉得？」汝弼思之有理，喊妻把須剃盡，拿兩串錢，乘夜出門而去。饒氏從此更無忌憚。他娘家有個乾兄，名魏道仁，人皆喊他「會倒屯」，饒氏做女時就與他私通；今喊來家，只說請他收私方賬，常與魏晝夜宣淫，丑聲遠揚，周氏無可如何。見次子成人，擇期完婚。

原來克儉岳父姓李名嵐，是個窮廩生，品學俱優。因見克儉文章渾厚，定成大器，才將女素娥許之。過門來美而賢孝，舉止端莊，言語溫和，性情柔順，見嫂忤逆大驚。過了三日，其嫂換些衣服，喊姑去洗。素娥曰：「這是當為妹洗的，怎敢勞動婆婆，添奴罪過？」饒氏曰：「你是孝媳婦，怕罪過，我是逆媳婦，安心要坐地獄的。你不知這老婆子原不識好，後來你才曉得為嫂不是過分。」素娥曰：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，若肯刻成，才是為好。」從此家中活路，皆素娥去做，有條有理，亦不見累，一家愛惜。饒氏間或去做，素娥便曰：「嫂嫂先來，累過多年，如今理當為妹代勞。」饒氏見素娥能幹，初猶歡喜，後想己不如他，便生忌恨，每每尋故搓磨，稍不如意，惡言咒罵，素娥亦隱忍無怨。饒氏雖未感化，然亦不敢虐其姑矣。

卻說周氏見素娥孝順，極其憐愛；忽想老漢出門已有四年，遂與次子克儉商量去尋。克儉應允，臨行謂素娥曰：「賢妻在家，須當穩重，切勿掛念，為夫不久自歸。」素娥曰：「妻身懷孕已有六月，夫未在家，恐不穩便。」克儉曰：「賢妻免慮，夫即未回，有媽看顧，諒也無妨。」周氏曰：「兒此去千萬要找著你爹回來，免得為娘掛牽。」克儉曰：「兒亦不忍爹爹在外飄流，此去務必尋回，不然兒亦無顏見母。」說罷拜別而去。這素娥十月臨盆，果生一子，取名小金童。饒氏先前生得一女，取名玉蓮，此時已有八歲，貌雖似母，性情不同，舉止端莊，見母淫悍，心甚惡之，時常怒罵。母若喊他，偏要拗東拗西，最與素娥相得，喜帶小金童。若饒氏怒罵小金童，他知鬥罵，一句不讓。饒氏亦畏憚之，總想敗素娥之名，命魏倒屯勾引，素娥防身甚密，無從下手。

克儉一去七年不返，周氏思夫念子，積成重疾。素娥慇懃服侍，藥必先嘗，衣不解帶，求神問卜，皆雲吉少凶多。素娥夜夜跪香祝灶，饒氏亦來跪祝，但所祝者異耳：素娥祈姑速愈，饒氏祈姑速死。那知數定難留，於次年正月而死。饒氏把持家事，草草安埋。素娥守靈，想著苦情，哭之不已，每日夜必向靈前痛訴一番：

婆婆死哭得來珠淚長淌，不由你苦命媳痛斷肝腸。
也只想我婆婆百年長享，又誰知到半路把媳拋荒。
皆因是家不幸公把省上，丟婆婆憂啞氣日夜悽惶。
為念兒積成病心常佛仿，又念兒讀詩書未把名揚。
又憂著家庭中事不妥當，心難丟口難言百折迴腸。
常自怨眼不瞎能見光亮，又自怨心不悻性情不剛。
家庭中凡百事一手撐掌，又勞心又用力辛苦備嘗。
接媳婦把婆婆累得不像，凡迎賓與待客內外鋪張。
媳進門日勤苦原是正項，我婆婆反憐惜常掛心旁。
才商量命你兒去把省上，一心要尋公公轉回家庭。
那知夫久不歸婆常悵望，因思夫又念子得病在床。
凡求神與問卜皆不鬆放，到今年忽一旦夢遊仙鄉。
可憐間子不能送終安葬，到如今只落得痛哭難忘。
丟媳婦年輕輕無有依傍，怎受得這家中臭氣航穢？
婆婆在天下事有人抵當，婆婆死有誰來與媳商量？
怕的是無妄災從空下降，無婆婆又教媳怎樣承當？
婆恩德媳未報半斤四兩，到而今咫尺間隔斷陰陽。
佑你兒早歸家把事執掌，才能夠與婆婆大做道場。
從此朝夕奉如生前。

饒氏與魏商量曰：「婆婆已死，只有李猴婆簽眼，不如勸他改嫁，我二人免得躲躲藏藏。」魏曰：「事宜緩圖，計要想，他夫未死，豈肯便嫁？不若如此如此，方可勸他。」饒氏點頭稱妙。喊曰：「請王大娘出來，送信人要見。」饒氏曰：「甚麼信？」其夫人曰：「二先生的信。」饒氏喊素娥曰：「像是你丈夫的信樣，你去問看。」素娥出，其人將信呈上。素娥曰：「你從那裡送來的？」其夫人曰：「我是本處人，常在雲南買銅，與二先生同店，他臨死時，請店主寫信托我帶回的。」素娥回家看信，內寫「兒不幸尋父不遇，遊學晶口。自京回雲南住在某店，於某日得下重疾，托某銅客帶信回家。不知妻孕是男是女，如男長大須命到某處來盤父骨」云云。素娥看了半疑半信，想：「信非親筆，似乎難憑。」又想：「若是假的，事實又對。管他的，寧信其有，莫信其無。不如設靈事奉，縱然未死，也當生祠一樣。」於是每日祭奠，身穿素服，朝夕哭泣。

一日，饒氏勸曰：「二嫂哈，夫死有大，何必過傷？你那莫良心的，未上一年就丟你守活寡，如今死了，若是為嫂，喜都喜不盡，那有眼淚去哭他哦！」素娥曰：「嫂嫂何出此言？古來貞女，望門守節，撫子承宗，況我已嫁生子，怎的不哭？」饒氏曰：「那是古人，你都比得嗎？」素娥曰：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為者亦若是。」饒氏曰：「我無非憐惜勸你，你才不識好。」玉蓮曰：「你這老婆子才有樣，嫁不嫁在人，與你何干？不是威蘿蔔淡操心，替人展瘦勁！」饒氏心想：「這猴婆有子，定不改嫁，不如把他這個念頭斷了，然後才擺佈他。」遂暗叫魏買毒藥，放麥粬內與小金童吃。玉蓮心疑，奪把曰：「快拿些我媽吃。」饒氏曰：「我特地拿跟金童吃的。」玉蓮曰：「大家吃些。」饒氏曰：「你不必多嘴，與我走開些！」玉蓮曰：「你不必多心，與我放甜些！」饒氏曰：「粬心有糖，怎的不甜？玉蓮曰：「說你的心！」饒氏曰：「慢點，我的心還忒嗎？」玉蓮曰：「心倒不忒，就是歪了些兒！」饒氏曰：「你這賣千家的，這門嘴烈！我要把你首了！」玉蓮曰：「首就要從你首起，我是有榜樣的！」饒氏大怒，前去搶粬，旁有一犬，玉蓮把粬丟與犬食。饒氏急趕不上，指玉蓮罵曰：「我千辛萬苦做的粬粬，你拿來丟了，我要你爆肚子！」玉蓮曰：「爆肚也要從你爆起，有你這樣娘，才有我這樣女！」饒氏忿急去打，素娥忙來勸解。不久犬死，素娥大駭，喊玉蓮謝曰：「今日若無蓮姐，我兒性命休矣！」玉蓮曰：「姪女氣性不好，未免忤逆之罪，但一見不平，就忍不住。」素娥曰：「可憐你爹病廢，伯叔又遠去，王門只此一脈，蓮姐保護乃莫大之功，何罪之有？日後還望蓮姐看照，死生感德！」

饒氏見計不行，謂魏曰：「我欲逼他改嫁，我那報應兒護著，破我機關，如何是好？」魏曰：「不要說破，把他暗地賣了，乘夜連兒逼搶進轎，量他插翅難飛。」遂去托媒。時有湘潭富商駱騰飛，四十無子，欲買一妾，聞媒言即至王家，托買貨進屋；見素娥大喜，議銀二百，隨即交清，約次夜來抬。次日，魏去趕場，饒氏曰：「須要早回，莫誤我事。」魏曰：「三更來接，何得誤事？」

再說玉蓮見銀心疑，時時留心，今聽此官方才明白，心想：「二孀待我甚好，豈可坐視？」又無計可救。此日正是克儉誕日，

素娥備辦香燭，對靈哭祭。玉蓮曰：「嬌嬌呀，你還哭叔叔，何不哭你自己？」素娥曰：「我的苦命哭也無益。」玉蓮曰：「不是那們說，我媽把你賣了，今夜來抬，你知道麼？」素娥大驚求救，玉蓮曰：「他們牢籠設滿，我也救你不得。三十六計，還是走為上計。」素娥曰：「我娘家爹媽去世，兄弟上省，何處安身？」玉蓮曰：「不如到舅公家去。」素娥曰：「身無半文，怎麼去得？」玉蓮即進母房，見母和衣而睡，知銀在首飾匣內，遂連匣盜出送與素娥，曰：「嬌嬌快走，大路去不得，怕魏挨刀撞著。」

素娥用包袱把匣背起，手拉小金童，開後門翻垣而逃。行未五里，後面魏倒屯趕來。素娥見前有一陡坎，慌忙爬上，捧沙候著，等魏上來劈面打去。魏兩目盡沙，一閃跌下，撞倒籬樁，把眼簽瞎一隻。素娥又拿石打去，魏恐丟命，顧不得疼痛，爬起来，見接親人已至，告曰：「人已逃走。」駱鵬飛曰：「那就退我銀子！」饒氏曰：「被賤人盜去了。」鵬飛曰：「此話哄誰？難道被你用美人局騙了不成？」即將魏倒屯綁起，進屋去搜銀子。忽見玉蓮，鵬飛大喜，一手拉出綁在轎內。饒氏喊天叫地急忙來奪，被鵬飛一掌打倒，抬起飛跑，上船開舟而去。回至湘潭，玉蓮哭泣，不肯拜堂。駱妻馬氏性極賢淑，見此情景，叫夫不要逼他，使同己宿；問明來由，好言寬慰，言己無子，命夫娶妾，「你若肯從，必不相負。」玉蓮見嫡慈良，只得應允，惟有咒罵母親而已。

再說素娥當夜逃至舅家，他舅周國珍，家小康，為人正直，但愛打槍。妻童氏，性潑而妒。見素娥來家，問知冤苦，國珍憐惜，除房安頓。素娥把銀交舅執掌，每年利息以幫口食，國珍應允。素娥不自作客，女工針黹，慇懃幫做，事舅如父母一般，閒時自教小金童讀書。國珍見媳懶而素娥最勤，更加喜愛，常常勞慰，有好飯食，雖少亦必分贈。又愛金童，每外歸必買糖餅。童氏心疑，想甥媳美貌，老漢十分愛他，會著話不斷纏，莫非想吃倒草嗎？從此常將冷眼暗視。

一日，小金童的書素娥有幾字認不清楚，拿去問舅，國珍指點講解。童氏進來，面忽變色，素娥慌忙逃走。是夜，童氏謂夫曰：「我家固不甚豐，怎經兩人來吃空飯？不如把李女子開銷，使他另投別處。」國珍曰：「你這老婆子，好不賢良！他是孤兒寡婦，滿腹禽冤，你不收留，他又何處安身？況他的銀子，一年有四五十串錢的利，就天天吃肉也吃不完，怎說是吃空飯？」童氏曰：「是哦，我知你愛他，捨不得他去！」國珍曰：「他又勤快，又盡孝道，怎不愛他？」童氏曰：「我嫁你三十多年，未見你愛！」國珍曰：「那些不愛？」童氏曰：「有勞未見你誇獎，有食未見你推讓。」國珍曰：「我不過勞煩他幾句，你是我妻，見人慇懃，還要替我道勞才是，怎麼還說這宗酸話？」童氏吵曰：「我知你的過場，留著他好做不要臉的事！」國珍唾面曰：「放你的狗屁！」童氏就來扯須，被國珍幾個耳巴，童氏倒在地下，亂扳亂罵，一家都來勸解。素娥心如刀絞，想走又無去處，只得暗哭而已。

不遠有一文昌宮，三月三的娘娘會，演戲慶祝。國珍之媳再三邀素娥看戲，素娥只得同去。見賣蝦餅者，蝦用粉裹，使油炸燥，其味香美。素娥想舅喜蝦，平常撈食日多，遂買十個，回家一人送個，還有兩個留舅下酒，檢放房內。國珍晚歸，素娥奉之，國珍拿來下酒，食後肚忽疼痛，越痛越凶，一家驚慌，醫還未至，竟已死了。童氏見夫七孔有血，想病是吃蝦餅起的，因前被打之恨，指素娥罵曰：「你這賤人！為甚把舅爺毒死？」素娥曰：「舅娘不要亂說！我與舅爺無仇無冤，況受大恩，絲毫未報，豈有毒害之理？」童氏曰：「你用蝦餅毒死，還不認承嗎？」素娥曰：「蝦餅是買的，大家都吃了，豈單毒舅一人？」童氏曰：「餅放你房半日，不是你放毒是誰？」素娥曰：「舅娘不要冤枉好人！」童氏曰：「此時不與你說，事大事小，見官就了！」即投鳴保甲族長，進城報案。

官親來勘驗，見是服毒身亡，遂叫保甲族長去問，皆曰：「此聞味事，我等不知。」官命將屍安埋，帶童氏、素娥回縣。先叫童氏問曰：「李素娥是你甥媳，無緣無故，焉有毒死舅爺之理？」童氏曰：「此婦外雖莊重，內實輕浮，是個楊花水性，因見舅爺愛他，時常誇獎，只道舅爺有意於他，便說些邪言，挨挨搽搽。我夫大怒，把他罵了一頓，叫他要惜廉恥，他因此懷恨，故將舅爺毒死。」官又將素娥叫來，問曰：「你舅爺如何死的，你為甚又在他家，是何情弊？從直訴來，不要隱瞞。」素娥叩頭訴道：

大老爺坐法堂高懸明鏡，聽小女將冤枉細訴分明。

奴雖是鄉村女生得愚蠢，也知道天倫重舅爺為尊。

皆因為饒氏嫂悍惡成性，發潑蠻逼公公上了省城。

奴過門未一年夫又進省，一心要尋老父轉回家庭。

那知夫去七年渺無音信，我婆婆苦思念得病歸陰。

嫂姦夫魏倒屯來把計定，將小女暗賣了二百紋銀。

蒙姪女玉蓮姐與奴通信，盜銀子贈與奴出外逃生。

奴攜兒黑夜裡舅家逃奔，蒙舅爺收留我天大恩情。

二百銀交舅爺替奴收領，將利息作母子口食柴薪。

三月三會場上買了蝦餅，留兩個送舅爺去把酒吞。

到晚來忽然間得了急病，腹疼痛如刀絞一刻歸陰。

舅母娘起疑心捏詞妄稟，望仁天與小女洗雪冤情。

「你舅不吃蝦餅，肚不疼痛，吃了蝦餅須與痛死，餅是你的，不是你毒是誰？」

那蝦餅一家人奴都送盡，焉能夠只毒死舅爺一人？

況小女出娘胎品行端正，豈敢去滅倫常毒害長尊？

「諒必因奸不遂，挾忿毒死舅。此事合情，何須強辯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為甚麼將命案捕風捉影，平白地誣小女不美聲名？

奴若是貪淫欲早該出姓，那有個年輕女去找老人？

「不怕你會說，他告的有憑，你說的無據，怎掙得脫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這都是舅母娘起心不正，一面詞又何必信認為真？

況小女受舅恩報春未盡，說毒害天地間那有此情？

「你舅原是服毒身亡，又經本縣驗過，這個就不是誣你了。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或者是我舅爺壽數該盡，或時症或痧戾誤把命傾。

還只望大老爺細揣情景，將此案訊明白存歿沾恩。

官想此案因奸不遂，挾忿毒斃，似不合情，疑有別故，隨即退堂。童氏見官不究，恐官司打輸，誣告加等，遂將素娥帶來二百銀子托人送官。官見銀黑心，苦打成招，畫押丟監，申文上司不題。

卻說小金童見母坐監，每日哭泣不已，乞食奉母，逢人便問：「我母遭冤，打啥主意才救得出？」有人笑曰：「除非把下毒人捉住，招了供，你媽就出來了。」金童曰：「不知姓名，要那個才捉得到咧？」其人曰：「喊無常二爺去，包捉得到。」金童信以為實，到城隍廟無常面前，叩頭祝曰：「無常無常，聽說端詳。我媽遭冤，身坐禁牆。為的舅公，服毒身亡。事無頭緒，兇手潛藏。惟你無常，管理陰陽。出門叫案，從不帶湯。何人下毒，那個為殃？世人不知，你必知詳。小子懇仰，大發慈良。把他捉住，拉上大堂。使他自認，搭救我娘。信香三柱，頭叩兩雙。倘得伸冤，沒世不忘！」小金童天天叩懇，極其真誠。

過了半月，上司回文轉來，說是逆案，命就地正法，剝皮示眾。把素娥提，謂曰：「此事是你自作自受，死了不要埋怨本縣。」素娥恨曰：「奴以玉潔冰清，負此惡名，含冤而死，此恨此怨，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極！」即仰天大哭。忽然一股旋風撲上堂來，饒了三匝，塵土飛起。官大驚駭，見一人站在面前，正是：

臉上鬚鬚八字開，尖帽寫著「你也來」。

麻布衫兒搖搖擺，足下穿雙谷草鞋。

官曰：「你是甚麼人？膽敢亂我堂規！」只見那人上前打拱說道：

叫聲邑侯不要忙，細聽吾神說端詳。

此案之中有冤枉，休把人命作尋常。

「你是何人？有何冤枉？來此何事？」

我是差人有名望，誰個不知是無常？

見你決案未妥當，因此顯化到公堂。

「本縣有那些不妥？你講。」

李氏素娥孝行廣，苦守節操似冰霜。

鬼服神欽人尊仰，遭家不造起禍殃。

「甚麼禍殃？從頭說來。」

他嫂饒氏良心喪，忤逆淫妒世無雙。

他與姦夫設羅網，要把李氏逼下堂。

一計想把姪害喪，他女救護才安康。

二計命人把親搶，李氏逃往舅家莊。

他舅平日傷生廣，四季步獵在山崗。

伏鳥孕獸被槍響，一命即將二命傷。

冤冤相報還命賬，因此食蝦遇毒亡。

他妻童氏太混賬，脾性乖戾少慈良。

李氏勤勞夫誇獎，他便疑夫欲偷香。

唆夫起逐吞銀兩，被夫打罵把臉傷。

因此懷恨在心上，捏詞誣告到公堂。

邑侯既疑情不像，就該仔細來揣詳。

為甚見銀生妄想，苦打成招丟禁牆？

此女今雖受苦況，前程遠大福無疆。

邑侯若把他命喪，異日無人怎下場？

此禍原魏倒屯釀，他的罪過似汪洋。

倘若逃走無影響，日後你才費籌量。

此案重大如山樣，關係前程豈荒唐？

如今不聽無常講，後來難免見無常。

說畢，倒地如死人一般。官大驚疑，問左右曰：「此人是誰？」一差稟曰：「此是魏道仁，混名『會倒屯』。」官想：「既是魏倒屯，無常之言必非虛誑。」命左右取水噴面，即時甦醒。官問曰：「你這狗奴！為甚奸人妻女，逼嫁節婦？」魏此時尚未清醒，因曰：「此事難怪小人，實饒氏做女之時把小人勾引，及逼嫁李素娥，乃饒氏所為，小人不過幫忙而已。」官聽此言，益信無常是真。

各位不知，此時素娥遭冤正法，因金童誠心感動無常，播弄魏道仁穿他衣服上堂伸冤，以救其命。官傳童氏上堂，罵曰：「你夫是傷生太多，冤鬼索命，何得誣告好人？」童氏曰：「小婦之夫實素娥毒死的，望大老爺詳情！」官曰：「你這惡婦！疑夫偷情，唆夫趕逐，反要捏詞誣告，今見本縣還不認嗎？」命左右掌嘴二百。方打八十，童氏痛苦難當，喊曰：「大老爺施恩！小婦錯了！」官即將童氏枷號三月，方才釋放。又把魏倒屯丟卡，開釋素娥。

此時素娥無家可歸，母子乞食度日，心想丈夫上省尋親，不如乞往省城，訪問丈夫消息。一日，至一大橋，見前面旌旗蔽日，戈戟逐隊而來，母子忙避橋下。後面兩位官員一老一少騎馬而來，行至橋邊，馬不過橋，那官命左右搜尋，左右將母子拿到官前。那官問曰：「你這乞婦是何方人氏？為甚在此，使我馬不過橋？」素娥稟道：

老爺在上容告稟，細聽乞婦說原因。

奴名素娥本李姓，一十八歲嫁王門。

夫君克儉多秀俊，母命尋親上省城。

「你公公叫啥名字？」

公公汝弼有學問，精習醫理濟世人。

「又為何事出門？」

嫂嫂饒氏忤逆甚，尋故把公逼出門。

奴夫尋父去無影，婆婆得病命歸陰。

說到此處，馬上官員大叫一聲，跌下馬來，左右慌忙扶起，駭得素娥話不敢說。那年老官曰：「你忙忙往下講！」

嫂嫂從此心越狠，他有姦夫魏倒屯。

苦苦逼奴不改姓，將奴暗賣二百銀。

奴家聞知往外奔，逃到舅家去安身。

那知舅爺又廢命，舅娘做事太不仁。

誣告奴家謀舅命，苦打成招問剛刑。

多感無常神顯聖，上堂與奴把冤伸。

雖有家鄉難投奔，因此乞食把夫尋。

只見二位官員眼淚雙流，衣巾盡濕，喊曰：「呀！你就是我賢孝媳婦！可憐落於乞討，快來相認！」素娥仔細一看，後面官員正是丈夫，因儀容非昔，打扮不同，所以睹面不識；及問年老官員，才知是他公公。

各位，他父子何以做官？只因王汝弼當年乘夜出門進省，醫道頗行，因醫提督桂秀岩之病，相與交厚。時金川用兵，朝廷命桂征剿，桂帶汝弼隨軍治病。桂命游擊宋元俊為前鋒，宋好酒失機，大敗喪師，桂杖責之，仍命立功贖罪。宋懷恨，尋桂細節，妄奏一本。朝廷將桂革職留任，命額駙公尚書福隆安至金川審問，查其所奏盡虛，遂坐末正法，復桂原官。福公在金川不服水土得病，桂薦汝弼，數劑全愈，福公心喜，帶汝弼進京。從此醫道大行，福公保奏署理太醫院事。及王克儉奉母命尋親，上省訪問，知進金川，即往金川；半途無費，乞食前行，至金川而父已進京矣。克儉此時進退兩難，遂在營中材帛大頭軍走跳。時正冬月，克儉衣單

寒冷，抱一薰籠在營前瞌睡。是夜賊子正來偷營，見無影響，放膽前進，揮兵如蜂擁而來。時營前設有九子連珠炮，藥線已上好的；克儉見賊，急無計退，順手將薰籠之火抓放引上，只見轟聲不斷，克儉昏撲倒地。滿營驚起，見無動靜，請問放炮之人，見炮邊睡一人，拉起來問，克儉因言賊來放炮之故。出營一看，屍橫遍地。天明點數，打死二千餘人。桂公叫克儉進帳勞問，見他衣敞而貌秀，叩其所學，對答如流，桂喜留為幕賓，參贊軍務。克儉數獻奇策，無不效應。金川已平，以功授軍中參謀掛協台銜，隨桂回京覆命。父子相逢，悲喜交集。克儉隨桂引見，授廣西桂林總兵。父子上表，告假回籍，進省投到，各衙俱迎。事畢回鄉，路遇素娥，各訴離情。汝弼聞官受賄誣媳大怒，命左右往蔡陽縣進發。

再說童氏法滿回家，他娘家叫童氏去告上控，言服毒身亡是官驗出，何得假以鬼判釋放兇手？顯是受賄埋冤，懇祈提訊。上司提前卷來看，因縣官釋放素娥未曾再詳，上司心想丁封已去許久，何得又告上控？批縣官蒙混辦理不實，限一月清結，不然候參。官大驚，埋怨無常，命差夫拿李素娥。

此時正逢汝弼來縣，官言恐懼，出城道接。來到公館，汝弼曰：「父台為甚不察情，希圖落案，冤枉好人？若非無常，我媳豈不枉死？」官曰：「雖是卑職不明，但此案原有可疑之處；及放了公媳，目今屍親又告上控，還望大人原諒。」汝弼命把案卷送來，由克儉看了，低頭沉吟，又問素娥送蝦餅情由，素娥一一告知。克儉曰：「食餅俱在一時否？」素娥曰：「餘皆午食，獨舅晚食。」又問：「餅放何處？」素娥曰：「用碗裝著，放房中抽屜上。」克儉曰：「此案我知之矣。」即與官同至周家，把舅祭畢，命辦蝦餅，照前放著，命人暗視。至日落時，有指大蜈蚣在碗旋嗅，視者微咳，即入壁中。神者出稟，官曰：「多得賢喬梓高才，將此案辦活，卑職沾光多矣！」即以餅喂犬，不久而死。官曰：「此案係魏倒屯與饒氏逼嫁所致，魏已禁卡，饒氏還究不究治？」汝弼曰：「焉有不究之理？」即一同回家。

那知饒氏聞公祭歸，已自縊死，克勤倒還無恙。父子將魏姦淫饒氏、（饒氏）忤逆、蒙夫毒姪、逼嫁情由，裝放案中，命官申詳。回文轉來，將饒氏之屍殮以示眾，魏道仁就地鎮法。官命人解下饒氏，抬到城中逾夕拋屍。又提魏上堂，汝弼罵曰：「狗奴！你害得我家離散，產業銷亡，也有今日！」官命推出斬首。克儉與無常換衣送匾祭奠，隨後回家祭祖宴客。事畢，父子到桂林上任，汝弼將克勤用心調治，後漸清醒，另娶生子。素娥思玉蓮之恩，接到任上去耍，回去打發萬金。此時玉蓮已生一子，享福不盡矣。小金童讀書聰明，二十四歲即點探花。汝死、素娥俱享高壽，無疾而終。